

炫女生丛书

我靓，我炫，我的情感我当家！

HotGirl



数学烦恼和相思病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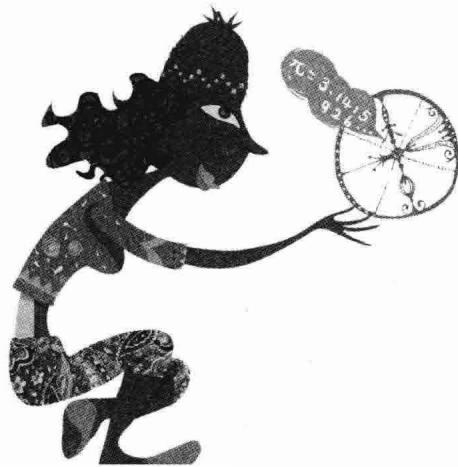
[德]伊雷妮·齐默尔曼
汉斯·京特·齐默尔曼
齐快鸽

著
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炫女生丛书

Hot Girl



数学烦恼和相思病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[德]伊雷妮·齐默尔曼 著
汉斯·京特·齐默尔曼 译
齐快鸽 译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748-1 / I·242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数学烦恼和相思病/[德]伊雷妮·齐默尔曼等著;齐快鸽译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4
(炫女生丛书)

ISBN 7-5324-6748-1

I.数... II.①伊...②齐... III.青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当代 IV.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13779号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05-346号

Zimmermann & Zimmermann, MATHE, STRESS+LIEBESKUMMER ©1998
by Thienemann Verlag (Thienemann Verlag GmbH), Stuttgart / Wien



数学烦恼和相思病

[德]伊雷妮·齐默尔曼 汉斯·京格·齐默尔曼 著

齐快鸽 译

李学斌 策划

赵晓音 装帧

李清月 插图

责任编辑 刘以浦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责任监印 史建平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 @ jcp.com

印刷: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5.75 字数:102千字 插页:1

版次: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8,000

定价:1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1** 一见钟情点燃青春火花 / 1
 - 2** 假道数学难煞老师父母 / 21
 - 3** 山重水复道是无情却有情 / 39
 - 4** 峰回路转惊喜一线曙光 / 67
 - 5** 一波三折相识全不费功夫 / 85
 - 6** 巧计再生竹篮打水一场空 / 99
 - 7** 迷途知返走出烦恼天地宽 / 115
 - 8** 醉心舞会偷改长裙显童心 / 131
 - 9** 鬼使神差情急幸遇小裁缝 / 143
 - 10** 乐极生悲长大成人须自强 / 159
- 译后记 / 齐快鸽 172



Z 一见钟情 点燃青春火花

一见钟情
点燃青春火花

今天,从一大早起,心情就不错。先是在历史图册里,意外地翻出了那只丢失了很久的手套,我惊喜得轻轻地吻了一下。大冷天,上学路上两只手再也不会挨冻了。接着,数学课上的测验试卷发下来了,分数正合吾意!在回家的有轨电车上,我和好朋友坦雅麻利地坐上了最后的两个位子,得意地相互眨着眼睛。其他人不得不忍受着沙丁鱼罐头一样的拥挤了!

怀中的书包里,放着我最得意的那一张王牌。我正偷着乐,可一瞥见坦雅,她一脸犯愁的神色盯着我。于是我也尽量





装出一副很烦恼的样子。

“我知道,对你来说,这很糟糕。”我最好的朋友开始说话了,她把身子靠着我,“你打算怎么告诉你父母呢?”

我耸耸肩膀。“不知道,试试看吧。”

坦雅急得脸都红了,看来她真的为我担心。“我应该帮你的,”她说,“相信我,我真的觉得很惭愧,没有……”

“嗨,没什么,坦雅,我明白。”我打断了她的话,“我自己上课不专心,作业又敷衍了事,你怎么帮得了我呢。”

可怜的坦雅真的被弄糊涂了。其实这事也的确叫她费解:几年来,她最好的朋友数学成绩历来拔尖,这次测验突然只得了60分;而自己一直属于中下游,却得了80分。在我面前,坦雅根本没法因为自己的好成绩高兴起来。等到电车开了三站,她终于能下车回家了,她心里说不定会很高兴呢。至少我会很高兴。我像往常一样冲她挥挥手,临别时,她大声说:“下午我一定给你打电话!”我点点头,如释重负地往椅背上一靠。一切进展顺利!接下来更是小菜一碟啦!我转身朝窗外望去,心突然一个劲儿地扑扑直跳。13路电车!一切都是从旁边轨道开来的13路电车开始的。即使过了一百年,那些日子我也不会忘记。

那是十一月里一个寒冷的清晨,天空雾蒙蒙的,下着毛毛细雨。

早餐时爸爸提醒大家说:“这种天气很容易感冒。”好像是为了证明这个判断,他连打了三个喷嚏。





妈妈看着报纸，头也没抬，嘟囔了声：“真要命！”一边在报纸上草草地记下了什么，接着又说，“唉，公司里忙得团团转。”

我的父母同一家电脑公司上班，每年临近圣诞节，就忙得不得了。“家长们会把最贵的电脑给孩子买回家，可电脑被小家伙们摆弄得屏幕上什么也没有时，又大惊小怪，”爸爸发着牢骚，“而我们必须硬着头皮听他们的抱怨。咳，我本来就觉得电脑……”

“冷静点儿，”妈妈打断了他，“你这种情绪会影响生意的。”

爸爸冲我眨眨眼，又打了一个喷嚏。

妈妈狠狠地瞪了爸爸一眼。“我早就说过，眼下我们俩可都千万不能感冒。”

“你听听，我都不能生病了。”爸爸对我抱怨说，“瞧你多好，在学校舒舒服服地呆一上午，往那一坐，伸长两腿，老师们在前面鼓足了劲给你们解闷。唉，要是能再年轻一回多好。”他遗憾地叹了一口气，合上了手中的手提电脑。

美好的青春时代？！决不是这样！我的生活就单调乏味，无聊至极。哦，至少这些日子如此。这个灰蒙蒙冷飕飕的十一月的上午，两只脚受着冻，按照课程表要上两节德语课、一节英语课、数学课、音乐课，还有生物课。实在乏味！真是无聊！我心里抱怨着，没有预料到老天却给我做了安排。

在学校，老师们也在谈论这种容易感冒的天气，一下子



至少有三位老师同时生病了。这太好了，上完第三节课，我和坦雅就可以回家了。咳，真是倒霉！偏偏电车竟在鼻子底下开走了，我们不得不站在寒冷的大街上，等下一趟车，真是气煞人！我真想到附近的咖啡屋里坐坐。坦雅也想，可对她来说，去那里太贵了。自从她父母离婚以后，她的零用钱就少得可怜。当然，我可以请她喝一杯可乐，不过觉得那样做好像显得我在炫耀什么。况且我也在攒钱，想买一双运动鞋。我们至少还得站半个钟头，等下一趟 16 路车。唉，我宁可再上一个钟头的生物课。

“嗨，你看前面，13 路车过来了。虽然走的不完全是我们路线，不过也没关系。我们要不要坐它？”

坦雅和我面面相觑。我俩经常会有一些默契的新奇举动，我们迅速决定在电车上度过午饭前的这段时光，反正用的是月票。

车上很空，最重要的是很暖和。我俩舒舒服服地坐下来，我拿出一个葡萄干面包，一人一半分着吃，悠闲地聊起天来。“你能想到吗，马尔克问我愿不愿意一起进校合唱队。”坦雅用手捂住嘴，以免因为乐得哈哈大笑，葡萄干面包从嘴里喷出来。

“那又怎样？”我很感兴趣地问，“那么，你去吗？”

“你疯啦？”坦雅很不高兴，“马尔克见谁都会这么问的！我才不会参加校合唱队，那样的话，就得在老人院里唱圣诞歌，谁干那种蠢事。再说，我对马尔克那种男孩才不感兴趣



呢。”

她一脸神往地朝前方看去，手指头抠着面包。“昨晚电视里放了一个很棒的侦探片。这回换了个新探长，真是酷极了，身材高大，一头金色的披肩卷发，蓝蓝的眼睛，一个真正的白马王子。”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“可惜我没看到片尾字幕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应该给电视台打个电话，问问他们叫什么，住在哪里？”

我笑着点点头。坦雅每个月都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她迷恋那些不断变换的影视演员已经有好几年了，说不定到她退休了，还会梦想着某个明星呢。

当然，我也有我的梦想。眼下正是我们女子足球队奋力争取踢进乙级队的重要关头。如果晋升为乙级队，也许我们会得到企业赞助，球队就能买得起一辆中巴车了。我考虑着应该增加训练时间了。球队在进攻上还有很多弱点，对手可能会从玛丽的左外侧抢断，然后我……

“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。”坦雅不高兴了，用手把眼镜扶正。

“没有，我在听呢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辩解说。她又开始给我讲侦探片，里面有令她着迷的探长，我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“他的眼睛太迷人了。真希望班里有人用录像机把这部片子录下来了，那我就还有机会看到他。咳，倒霉！你看，前面那车抛锚了。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。



前面十字路口处，停着一辆破旧的电车，司机费劲地试图重新启动，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。

“瞧那对面，看那些人，他们只是愣愣地看着！”坦雅指指旁边，那里正好停着一辆电车，她做了一个怪脸。

我觉得很尴尬，但愿没人注意到我们。透过脏兮兮的玻璃，我朝外望，能看到车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身影。那辆电车上人也不多，大多数的乘客都移动到车的后部瞧着司机下了车，他铆足了劲想把电车推离十字路口。只有一个乘客毫不关心外面的事情，是一个长着一头深棕色卷发的男孩，他好像迷上了手里的书，根本没有发觉周围的事情。他读的是什么书呢，这么着迷。

就在这时，他抬起了头。我们的目光相遇了。我觉得一阵眩晕，幸好是坐在那儿，心突然咚咚地跳起来，那么一瞬间，我的感觉美妙极了。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一见钟情吧，我想。

“亨丽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啦？”

我咽了口唾沫：“哦，坦雅，你朝那边看，”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，“看那个深棕色卷发的男孩。你认识他吗？”

坦雅扶了扶眼镜，就在这时，电车开动了。坦雅摇摇头：“哦，不，我不认识。这很重要吗？”

我的声音颤抖起来：“不，没什么。我大概认错人了。”

坦雅好像没有看出我在说谎，她又接着说那个电影明星，甚至还设想出了一个办法去接近和认识那位演员。我不



时地点点头。我真是傻，不知道那个男孩坐的是几路车。否则我可以乘那路车，装作完全偶然的样子遇见他。或者每天下午乘三次，我总会遇到他的……

“你的气色不太好，”坦雅打断了我美妙的遐想，“我觉得你好像生病了。到前面我就下车了，去找爸爸，他还欠着我三个月的零用钱呢。我的星座说，今天会有意外的收获。谁知道会有什么好事呢。”她冲我抿嘴笑笑，拿起书包，对我挥挥手。

终于能一个人安安静静地遐想了。我会坐在电车里，然后，留着一头蓬乱卷发的他上了车。当然，他会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。接下来呢？我脑子里乱糟糟的。他会同我打招呼吗？还是我直接和他搭话呢？如果我有足够的勇气的话就好了。像坦雅一样胆大，她都敢在全校师生面前朗诵诗歌呢。可我呢，只要老师叫我朗读一下自己的作文，我都会紧张慌乱。我想像着，那个男孩一言不发，在我旁边坐了几站后下车。我坚决地摇摇头，必须要勇敢！不能害羞！也许可以和他谈谈甲级队联合会，足球方面我也算是个行家了。无论如何，主动和一个陌生的男孩说话，总是不容易，况且我心里对他还很有好感。我努力不去想这些令我感到紧张的场面，转而考虑怎样给我们女子足球队制定一个最佳的训练计划。

中午到家时，我差不多把那个蓬松卷发的男孩忘记了。下午球队训练，又出现了新问题。我们的守门员生病了，原本替补的麦克也一个劲儿地打喷嚏。唉，这又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，很快就要参加晋级赛了，真不是时候。



晚饭时，我唉声叹气，一副很失意的样子。“你真是个疯丫头，”妈妈责备我说，“像你这么大的女孩子，照理应去学骑马或者学跳芭蕾。你怎么就只对足球着迷？”

她疑惑地看着爸爸。爸爸稍微有些吃惊：“好啦，三个女儿里最小的一个喜欢踢球，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……”妈妈不悦的神色，使他没法说下去了，使劲地打了个喷嚏。“最近流行感冒，”他嘟囔着，“我得去睡觉了，明天才好有精神工作。”

“我也去睡，”我说，“我今天很累。”

这显然是夸大其词，我得转移防御，实在不想再给妈妈解释，我为什么参加了女子足球队，而不愿在芭蕾舞班里跳那只垂死的天鹅。还是算了吧，已经讨论过上百次了。我从二姐巴贝特的房间里拿了 CD 机和耳机，又拿了她的两张 CD。原装未开，想听的话就得打开包装。放在平日，我会先给巴贝特说一声，不过现在她在弗莱堡上大学，学的是数学，所以可以先斩后奏了。周末她回来时，我再告诉她吧。

坐在床边，把第一张 CD 放进去，戴上耳机，按下开关，眼望着窗外黑漆漆的夜空。十分钟后，我便开始大声哼唱了。以前都不知道姐姐喜欢什么样的音乐。法国小调！电车上看到的那个可爱的卷毛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，那张帅气的脸忽隐忽现。对于像我这样忧郁的恋爱中人，这首曲子完全不符合我的心绪。

我起身从大姐安妮特那儿拿了一张摇滚 CD，把音量放



得很大。听到第三首歌，我便不由自主地浑身扭摆，觉得整个人飘飘然起来，又找回了从前的感觉。这时，耳机突然被人摘了下来。是爸爸，他穿着睡衣，脖子上围着厚厚的羊毛围巾，手里拿着电话。

“亨丽，你没听见吗？”他有些生气，大声喊道，“电话响了足足有十分钟。你妈妈在电脑边工作，电话响了也不管。你也不管吗！我病得这么厉害，还得从床上爬起来。”他用手捂住电话话筒，“告诉你的朋友坦雅，十点以后别往我们家打电话，影响大家休息。”

“好，好吧。”我咕哝了一句。只会是两件事儿：要么坦雅想问我明天有什么打算；要么想告诉我，她怎样打听那位电视剧明星的名字。我想，这些事都可以明天再说，于是并不那么热情地回她的电话。

“亨丽，我一定得跟你说件事儿，”她开始了，“我刚才翻了翻电视报。你知道的，因为前天晚上的侦探片，我给你说过的。我又想起了我们今天上午乘电车的事。”

“说得简单些吧，”我有些不耐烦，“我很累。或者明天再说吧。”我在听筒里大声地打着哈欠。

“那好吧。我以为你会对在电车上看到的那个男孩感兴趣的，我突然想起了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我打断了她的话，我的声音听来突然倦意全无，“你是说那个棕色卷毛头吗？嗨，快说吧！”

“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，要是你太累的话，明天见面了再说



也不迟。”

“嗨，坦雅，我已经清醒过来了。和你在电话里聊一整夜都行。快说吧，你想起什么事儿？”

坦雅那边咯咯地笑了起来。“煲一个通宵的电话粥？你不知道我妈妈看到电话账单会怎样地恼火吗？不啦，我想给你说的是：我现在知道那个男孩是谁了。你不会想到的，可是……”她稍稍停顿了一下，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。

“他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卡贝格博士的儿子。”她接着说道。

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。“真的？数学老师卡贝格的儿子？”真是难以置信。

“没错，是我们的数学老师。那个男孩叫汤姆。我爸爸的女朋友和卡贝格住在同一栋楼里，那个男孩正好冲我走过来，我听卡贝格叫他汤姆。”

“坦雅，你真是我的知己啊！”我冒着被爸爸痛骂一顿的危险，情不自禁地在深夜里喊叫起来。她做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告诉我，那个卷毛头叫汤姆·卡贝格。要是现在坦雅就在面前，我真想拥抱她。

“明天我帮你弄到那个演员的名字，那个扮演探长的演员。”我许诺她。

这天夜里，我睡得香极了。我觉得，至少已经进展了一大步了。中午看上了一个卷毛头，十二个小时后就知道了这个男孩的名字，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。要是一切都以这个



速度发展下去就好了！不久前，连巴贝特都交上了一个男友，以前，我总以为除了高深莫测的高等数学，她对什么东西都没兴趣。

夜里我梦见我们球队经过奋力争夺，进入了乙级队，我们的对手是十几个都长着棕色卷毛的“乖乖熊”。

“嗨，醒醒，你没事吧？”电车售票员的声音听上去有些担忧，“车到终点站已经十分钟了，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呀？”

我赶紧站起来，抓起书包，嘴里咕哝着什么，反正也没人听明白。我一直就心不在焉，完全忘记了到站下车。实际上，我得赶紧回家，一定要和爸妈一起吃午饭。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拍拍书包。这个主意百分之百肯定会成功的。我了解自己的父母，知道他们的弱点在哪里。

因为要向父母撒谎，我感到心里有些不安。不过我安慰自己：“这一切都是为了汤姆哪。”

离家还剩十米了，于是我摆出一副情绪低落的样子。我使劲地按门铃，闯进屋里，把手里的东西往地上一扔，一声不吭地坐到饭桌边。可是，没有人理睬我，妈妈在打电话，爸爸和巴贝特坐在客厅里讨论数学问题。今天不是周末，姐姐回来干什么呢？通常她只在周末才回来呀。

她可要完全打乱我的计划了，无论如何，我还得试一试。

“幸好冰箱里还有些吃的，”大家都坐到饭桌边，妈妈说，“巴贝特，你可要多吃点呀。”她给她那个永远处于半饥饿状



态的女儿，盛了一大盘子意大利面条，“你呢，亨丽？要不要来点面条？”

尽管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可是我表现得很坚决，绝不动摇。“不，谢谢，我今天没胃口。”我含含糊糊地说着。意大利面条看起来很香，可我必须得放弃。

可惜没人问我为什么不想吃饭。巴贝特谈起她的毕业论文，妈妈也说到了电脑调制到新千年的麻烦。爸爸一声不吭，吃完了盘子里的，又给自己盛了一份。

“今天数学测验成绩发了。”饭后吃甜点之前，巴贝特的话头刚停顿一下，我赶紧插了进来。

“喔？”妈妈说，“能帮我从冰箱里把香草布丁和巧克力酱拿来吗？”

“可是测验成绩……”

“亨丽，去取甜点吧。下午四点有人来接我，我还想和爸妈说些事情。”巴贝特打断了我的话。

我气呼呼地走进厨房，怨恨起我的家人，足足怨恨了五分钟。我给自己挖了四份涂了巧克力酱的香草布丁。哼！吃了这个就不会觉得饿了。不过甜点吃完了又觉得有些腻得慌。如果他们让我吃饭时说话，我就会吃一点面条，我想。往餐厅里走时，打定主意告诉他们，冰箱里的甜点已经吃完了。

妈妈一脸惊讶的神色，爸爸生气地喊起来，说他亲自把点心盘子放进了冰箱，问我是不是没找到。我才不管他们呢，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，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着。